

# Note，人生的快樂時光

文字工作者 ◎ 居樂斯



快樂時光  
羅倫·葛拉弗著；  
蔡雅琪譯 / 美麗殿文化  
9504 / 160元  
ISBN9868211905 / 平裝

人生有了第一筆大錢，你會買些什麼？

通常的可能是一趟旅行、一輛車子，或是一間小套房的頭期款。這類禮物相伴的是對未來的樂觀、年輕的快樂想望，沒有人會在18歲就為自己選好墓地，即使是對生存這件事有所懷疑的脆弱靈魂（那太儀式也太刻意心思）。法國作家Laurent Graff小說《快樂時光》，說的卻是這樣的故事：一個男人在18歲替自己買下墳墓，三十五歲就決定搬進養老院……（書封語）一副提前買單、準備結清人生（是中年危機？不不，不是這樣的小說）。非常靠近死亡的命題，但這小說，讀來卻跟憂傷扯不太上關係。

一百來頁的小說，作者Laurent Graff以輕盈的筆調寫成，挑選養老院為背景，35歲搬進養老院的安東是敘事者，不管怎麼看，都跟入侵者沒兩樣。輕盈相對的，行筆透出的細膩會誤以為小說出自女性作家之筆；主角之外的，養老院其他住民，恰如其分背景般構築安東的養老院世界，大多數只是數筆

描述：執著在健身運動上的、風情猶存到風騷的，甚至年輕護理員因應佳節點綴上、尋常看了都嫌扎眼的彩妝，其實透出一種殘忍，大規模意圖對抗生命已經老去的事實（在現實裡，我們不會說破，我們會說，這是樂觀的）。小說家在專訪中說，「板凳是世界的邊緣」，無關棄世心態，而是「在這裡（小說家鍾愛的板凳）接受訪問，我覺得很自在」，不管是悲觀主義或是樂觀為上，誰都要尋找能與自我和平相處的寧靜；小說家是如此，小說家的人物也是如此。

令人在意的，在故事開始之前、有如電視影集「六呎風雲」的序曲，寫他18歲就去市政府還是什麼公家單位申購墓地，算是為後來的奇怪行徑起個眉目：35歲的養老生活也沒什麼好大驚小怪。但無法不注意的不是小安東，而是與之應對的服務人員，即使他日的工作就是受理墓地申請。他驚訝、小心詢問、隱藏不住的輕嘆惋惜，透出的是面對死亡的尋常態度：隱晦不語，即使這是所有人共同的命運，火車般直線駛去沒得後退的商量。想起近幾年陸續看過的一些電影，題目不盡相同，但都是那種會收在大腦同一格記憶軌的：「最後一次心動」，說的是年輕男孩「無感覺」每天在救護車上來去、看盡生老病死意外的故事，被同志議題圍攏著的「神秘肌膚」，是另一個年輕男孩「無感覺」用肉體性愛欲意喚回愛的能量的故事。



這些男孩在記憶軌道上以俊美的面孔凝視觀眾你我，但他們都是沒有靈魂、但擬真到不行的塘瓷玩偶模樣，你的 / 觀者的灼熱目光不管是同情、哀傷還是慾望，反射進男孩們的眼裡，都是投入黑洞，無光無亮無回聲。無感覺的男孩們，18 歲的小安東，35 歲的中年安東，也是其間、眼神無光無亮的一個。

感受不到活下去的必須。如果生而無感，那麼，向靠近死亡觀察詰問，活著的狀態跟種種疑問，會不會有比較明確的解答？救護車人員是一種，耗費燃燒青春的身體是一種，35 歲養老院的生活，也是一種。

還有一種，是通過死亡，引發的威脅感，來日可數、還可能隨時提前結清的事實（原來活著不是理所當然呀）；英國小說家伊恩·麥克伊旺的小說《愛無可忍》，是這一類。從一場熱氣球的人命意外始，將主角捲入驚悚片一樣的、陌生人盯哨跟監的癡纏愛戀。癡纏愛戀是表面的事徵，恐懼所引發的連鎖反應，才是讓完滿生活發生裂縫的關鍵，即使親密如愛人也難以分擔言說。這連串起始，都無法避免的指向，對於死亡的不可說，對死亡的無從寬解，即使是智性為尚的知識份子。這是生命的危機，但裂縫穿鑿處，同樣也是光可透出的所在。

那安東的養老生活如何？

35 歲的安東安身在養老院，以乖巧不擾人，甚至有點傻氣、幫手幫襯的姿態生活。養老院娛樂活動出現龐克搖滾 Iggy Pop 演唱會、拉斯逢提爾的電影，也跟日常生活冷不防會出現不知所措、非計畫的斷裂一樣。故事至此再次出現一段、小說家刻意安排的「前奏曲」：動物園之旅，在餵食 / 被餵食的場景中，安東想著：

已經沒有更好的了。不論我做什麼，時

时刻刻都會有這種荒誕的想法，改也改不了，老是會以動物園的角度來看待人類；我總是以昆蟲學家的銳眼來觀察我的同類和自己。

一種賣乖的孩子性透出人性的冷酷本質。任何純粹的好奇一不小心疏於警醒，隨時都會劣變為獵奇心態。安東其後不再甘於被動安處，他主動出擊選定了「觀察對象」，一位氣質嫻靜的老女士，與其他養著老的住民不同，老太太有立即性的死亡威脅：癌症末期，她成為安東最佳的死亡觀察對象。Laurent Graff 的輕盈筆法至此，開始轉成與伊恩·麥克伊旺一樣的：冷靜，甚至透出些微的冷。安東如同戀人，以情感的暴力圈圍兩人世界（獵人與獵物），以本能的偽善（幾乎是不知覺的）隔離他人干預插手的可能。這是要正式跟死亡攤牌、正面對決的時候了，對安東跟讀者都是。

故事最後怎麼了。

安東如願貼身參與了一次死亡的過程，他放手讓亡者沈靜睡去，他也終於放手假裝自我。救護車男孩也有了眼淚的感覺，哭多年前奪去他雙親的那場死亡車禍，以及即將到眼前的新生幸福。以身體召喚愛本能的男孩，則勇敢面對了自己多年前的罪惡（代價如此的大，竟是剝奪感受愛的能力呀），安穩的被黑暗籠罩，因為自己有了光。男孩無感覺，只因他們都渴望愛。非限於戀人的狹義愛情，因著擁抱了另一個靈魂，自己的生命終究使得生意義：我，是被需要的。無時無刻，我們都在定義人生，所以安東不斷的修改他墳頭的墓誌銘，小說家則在板凳上興趣盎然觀察人們。

要索求快樂，只消一個願意把手伸出。切記，在生的時候。